

悲剧意识与 悲剧艺术

曹禺题

尹 鸿 著



悲劇意認

悲劇是艺术

曹禺題



(皖)新登字03号

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190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ISBN7—5336—1151—9/G·1599

定价：4.20元

引　　言

人类生命是一个慷慨悲壮的历程，人类历史也是一个慷慨悲壮的历程。

一方面是痛苦、挫折、磨难、牺牲，另一方面是搏斗、反抗、奋求、前进，人类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历尽千难万险，千险万险，前赴后继地行进在通向自由解放的漫漫征途上。

悲剧意识和悲剧艺术是人类这一艰难历程的记录和见证，也是人类这一艰难历程的精神支柱和心灵慰藉，它们积淀着人类亘古以来极大的悲伤和坚强的力量，凝聚着人类最鲜活的生命热情和最丰富的人生智慧。

因此，悲剧意识是人类思想的菁华，悲剧艺术也是人类艺术的瑰宝。任何伟大的人文思想都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而真正的悲剧艺术往往也是人类文学艺术史上最辉煌的杰作。

悲剧意识是悲剧艺术的人生内核，悲剧艺术是悲剧意识的深情传达。罪恶来自哪里？人为什么不能避免灾难？人类应该怎样面对苦难、超越苦难？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一切，是悲剧意识和悲剧艺术所探寻的共同的人生问题。

显然，对悲剧意识和悲剧艺术及其发展历程的探索，就不仅仅只是一种文艺美学的思考，它同时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思考。尽管书中的这些思考还很不成熟，但这些不成熟的思考却是真实而严肃的。我更相信，书中所讨论到的那些人类伟大思想家的博大精深的学说，那些千古流传的悲剧艺术杰作，一定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启示，人们会从中体验到更深刻的人生痛苦和人生欢乐！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生存困境的反思——

人类的悲剧意识	1
一 人性的悖论	1
二 人生冲突的悲剧性	4
三 文化中的悲剧意识	11
四 悲剧人生观	16

第二章 哲学化的诗——

悲剧艺术的审美特征	24
一 价值的毁灭	25
二 悲剧形象	29
三 叙事模式的封闭性	35
四 悲壮与悲哀	41

第三章 拒绝人类末日——

艺术中的悲剧精神	47
一 不自由，毋宁死	47
二 超越极限	50
三 我受难，故我存在	53
四 逆进的激情	57
五 拒绝接受人类的末日	60

第四章 生命意义的追问——

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	62
一 反抗命运的方式	62
二 生存的启示	64
三 悲剧的超越	66
四 高峰体验的升腾	70
第五章 体验痛苦——	
悲剧艺术的审美心理	74
一 情绪的净化	75
二 “雄辩说”与“同情说”	78
三 片面性的和解	80
四 距离的效果	82
五 欲念的升华	85
六 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89
第六章 东方精神——	
中国古典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	95
一 伦理化文化传统	95
二 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	104
三 悲剧艺术的历史轮廓	111
四 忧患感伤的古典悲诗	115
五 哀怨激愤的古典悲剧	122
第七章 颠覆与重建——	
中国20世纪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	131
一 不和谐的前奏	131
二 悲剧审美意识的觉醒	134
三 启蒙现实主义传统	140
四 历史乐观意识	145
五 忧愤的悲剧感	152

六	写实主义倾向.....	156
七	文化与历史的选择.....	163
第八章	酒神的祭礼——	
	西方古典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	166
一	悲剧的诞生.....	166
二	从文艺复兴到莎士比亚.....	174
三	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悲剧.....	179
四	19世纪悲剧小说及戏剧.....	182
第九章	西西弗的命运——	
	西方20世纪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	187
一	古典悲剧的崇高性.....	187
二	上帝已经死亡.....	190
三	现代泛悲剧.....	195
四	绝望的反抗.....	201
五	现代艺术中的悲剧精神.....	205
第十章	智慧的痛苦——	
	悲剧美学述评.....	216
一	古希腊悲剧批评体系.....	216
二	德国古典悲剧美学高峰.....	221
三	浪漫主义悲剧美学.....	229
四	20世纪悲剧理论问题.....	234
五	精神分析悲剧批评.....	248
六	存在主义悲剧观.....	253
附	主要参考书目.....	259
后记		261

第一章 生存困境的反思—— 人类的悲剧意识

一 人性的悖论

假如说有上帝的话，那么可以说，上帝给了人以无限的希望，但同时却只给了他以有限的能力；上帝给了人以自由的心灵，但同时却又给了他一个狭窄的舞台。正是这种本质的悖论，造成了人生的悲剧性，同时也促成了人类的伟大和崇高。

人类，作为大自然的杰作，他是一种“尚未被确定的动物”。世界万物都循规蹈矩，随遇而安，自生自灭，唯有“人”不安于现状，他雄心勃勃，不仅生活而且改变生活，不仅依靠自然而且改造自然，他要将人道主义的尺度强加给世界，用人对自然的支配来代替自然对人的支配，将冰冷的必然王国改造为情意绵绵的自由王国，在历史的实践生成中创造一个人道主义的环境和充分解放的自我。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自由的，他是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能把自己的生活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从而将“自由的活动”占有为自己的特殊本质^①。作为一种哲学概念，人的自由本质意味着人与动物

^①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不同，他具备一种认识和把握客观必然性的要求和能力，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他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①

所谓“美的规律”也就是自由的规律，人类的自由本质决定着他总是不断地改造环境、创造环境，在重塑世界的同时也重塑自身，他孜孜不倦地将理想转化为现实，又从现实孕育出理想，永远在理想与现实的接力中，向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无限明天，日夜兼程。

然而人不是上帝。一方面他是能动的、自觉的、自由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种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因而他又是受制约、受支配和不自由的。外在世界和内在自然，都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统治，人不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欲，人的自由愿望往往难以成为自由的现实。在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本质上也就是自由与必然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乃至对立。每个个体乃至整个人类都不能完全认识、把握和克服这种差距和对立，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得完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51页。

全的自由，“‘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路’，人的实践面对着这个客观世界，因而在‘实现’目的时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会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①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话说：人生而自由，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而，人类遭遇着一个悲剧性的生存困境：一方面，人注定是自由的，他承受着这样的必然性；他必须一直是自由的。自由不是他能够接受或拒绝的礼物。自由是人的内在不确定性的必然结果……人不能逃避自由，甚至在他不知道自由或否定自由的时候也是如此。”^②自由是人的本质。而另一方面，人又注定不自由，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历史实践性活动都受到现实规定性和客观规律性的支配，无论他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抱着多么善良的愿望，他都别无选择地受到世界必然性的束缚。不自由也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存在于自由与不自由的悖论之中，因而，“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③

人类始终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的悲剧性冲突。一方面人要顽强地用自由去克服和解放必然，另一方面必然则冷酷地否定和束缚着自由，自由的人与必然的世界针锋相对、生死较量。自由始终超前于必然，理想始终超前于现实，善大于真，可能性大于现实性，因而在人的努力和努力的结果之间，在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实际达到的目标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就是人类的悲剧性，而且这种差异越大，悲剧性就越强烈，人类对自由的追求越迫切，悲剧性就越深刻，人类的自由之心永不满足，人类的悲剧性也就永无止息，自由与必然的悲剧冲突构成了人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1页。

②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③ 弗罗姆：《逃避自由》，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版，第9页。

类生命的宿命。

一部生命的历史，就是生活形式的创造与破坏。生命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形式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所以一切无常，一切无住，我们的心，我们的情，也息息生灭，逝如流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成陈迹。这是人生真正的悲剧。这悲剧的源泉，就是这追求不已的自心。①

人类就以这追求不已的自由心灵向必然性的堡垒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不断地超越人类自身的生命极限，披肝沥胆，前赴后继，在生与死、痛苦与欢乐、荣誉与耻辱的双重变奏中谱写人类历史生成的伟大乐章。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是人类顶戴的光彩灿灿的花冠，又是人类背负的浩大而沉重的十字架，它是人类的自豪和骄傲，又是人类的痛苦和灾难。但是，人类的祖先既然偷吃了自由的禁果，那么他就别无选择，他只能在自由与必然的搏斗中，开辟自己广阔的道路和前景。

二 人生冲突的悲剧性

人的自由愿望永远超前于现实的必然性，因此，人类也就始终处在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以及个体内部的深刻对立中，而这种对立如果相互对抗、相互否定，那么就会成为各种悲剧性冲突。人类就在这些冲突中历尽艰辛，顽强生长。冲突，构成了人生悲剧性的核心。

（一）人与自然的悲剧性冲突。人在自然中存在。每个人

①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都面对一个冷酷无情的自然界。一方面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地认识、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另一方面自然界又总我行我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自然界的必然规律对人征服自然和自由愿望的拒绝、否定和毁灭，便产生了人的悲剧性。

自然界是神秘和博大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写到：当我想到我的存在转瞬而逝，它沉没在我出生前有过，我死后还会有的永恒之中，当我想到我占据的空间微不足道，它消融在我不知道它，它也不知道我的无穷无尽的太空之中，我就不由得不寒而栗和自问：“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①的确，与自然界的时间的永恒和空间的无限相比，每一个生命个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好象是沧海之一粟，天地之蜉蝣，短暂而渺小。

而且，大自然具有无穷无尽的神秘的力量。人类在自然那种排山倒海、疾风暴雨的力量面前，甚至在那些细小到肉眼都看不见的病毒面前，往往无能为力，不堪一击。法国19世纪著名画家席里柯的名画《梅杜萨之筏》惊心动魄地展示了大自然力量的巨大和冷酷：木筏上一群奄奄一息的幸存者虽然已经望见天边一艘刚刚出现的船只，但无论他们如何挣扎，如何奋争，海风却将木筏刮得越来越远。垂死者的希望与大自然的对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性。

人有情天无情。虽然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进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但自然的逻辑至今还没有完全被人类的逻辑所控制，大自然仍然给人类社会和个体带来各种各样的痛苦、不幸和灾难。当然，人类也始终没有放弃征服自然的决心和愿望。虽然不少人倒在了珠穆朗玛峰的雪山底下，

^① 转引自科恩《自我论》，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20页。

但人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发起了对世界最高峰的冲击；虽然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败了，但人们仍然顽强地探索着太空的奥秘。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总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磨难和挫折，但正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消灭他，但是你却打不败他”。这正是人的力量，自由的力量。因此，在人与自然的悲剧性冲突中，人既是失败者，因为他还不能完全征服自然，但又是胜利者，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征服自然的不懈努力。

（二）人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社会“是人物交互作用的产物”^①，是人类为征服自然、协调关系的一种组织方式。社会是由各个个体的人组成，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和谐一致的。但是，个体的欲望、需要和理想往往会展出社会所提供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个体是一种易动的变量，而社会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常量，个体是一种狂放不羁的想象界，而社会则是一种井然有序的象征界，个体代表着一种自由宣泄的酒神精神，而社会则体现着一种必然性限制的日神精神，因而，个体经常与社会产生冲突、矛盾和对立，这种对立发展到极端，往往就是个体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所否定或毁灭，这就成为一种人生悲剧。

社会可以分为宏观结构的社会，如国家、民族、阶级等，微观结构的社会，如工作机构、学校、家庭等。个体的人始终处在这样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社会网络中。人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也包括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冲突和与微观社会结构的冲突，前一种冲突往往是间接的，后一种冲突则是直接的，或者说，前一种冲突往往是通过后一种冲突表现出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页。

人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常常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生存、发展是个体的基本需要，也是个体的根本利益。个体利益，由于它总是从自己出发，往往带有一种片面性、偶然性，因而经常与代表整体性和必然性的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有时这种冲突是因为个体的利益，损害或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平衡和统一的秩序，因而社会为了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就会对个体进行惩罚和打击，尽管有时这种个体利益也可能是合理的，而且这种利益对于个体来说生死攸关，他是不得已才损害到社会利益的，但社会整体仍然会毫不留情地否定这种个体的愿望和要求。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有时也表现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对个体利益的牺牲。整体的进步往往要通过个体的牺牲为代价。一场战争的胜利，是用无数个体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每一个个体都是有血有肉的一个自我，他们毕生的希望、热情和爱，他们独一无二、永不再来的生命都成为一种社会的牺牲品。对于每个生命个体来说，无论这种牺牲的意义多么重大，但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的悲剧，更何况这种牺牲有时仅仅因为历史的误会而造成。

人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也表现为个体意志与社会常规的冲突。社会要求个体的言行与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习惯相一致，但个体有时却又往往表现出一种独立的认识和判断，违背一般的社会成规，而如果这种个体意志直接与社会成规发生冲突，往往就会带来自我的毁灭。即便个体意志代表了真理，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它与社会制度、社会习俗、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矛盾，也同样会受到排斥、否定，往往这种个体会被当作狂人、疯子或社会公敌而被排斥、压抑。马克思曾经指出，“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

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侯，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①这种历史的悲剧就在于个体思想中的自由愿望还不足以改变和摧毁旧制度，它还不具备自我实现的条件和力量。

个体与社会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是为了统一，统一又会带来新的对立。如果说统一是目的的话，那么对立就是一种手段，正是悲剧性的对立，促进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②

(三) 个体与他人的悲剧性冲突。人类共享着同一个世界。但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自己的意志、利益、情感，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人与人之间尽管有着许多共同点，但也有许多差异和矛盾，有时这种差异和矛盾由于无法解决、无法控制，就会发展为悲剧性冲突。这种冲突，存在于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人之间，甚至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和亲人朋友之间。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悲剧性矛盾。他认为，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力图通过对同性父母的排斥来争夺异性父母的爱，为了娶母而产生一种“弑父”的动机和行为，尽管随着人的成长，这种杀父娶母的愿望被压抑进无意识中，但它仍然以各种方式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行为。其实，“俄狄浦斯情结”可以作更宽泛的理解，人和人的关系经常都有与儿女同父母关系相似的三人结构，而这种结构中的每一个体，往往通过对另一个体的排斥来进行对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页。

种客体的占有和追求。无论每个个体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处于这种结构之中，他就必然要与另一个体相冲突、对抗，而且常常表现为对父亲式的权威性的反抗。于是就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西方现代哲学也常常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对立绝对化、极端化。叔本华最先指出，人与人之间由于生命意志相互否定，因而总是处在悲剧性的矛盾之中，充满了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斗争。存在主义则明确说，“他人即地狱”，人与人相互隔膜，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损害、妨碍着他人的利益和他人的自由。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父子、夫妻、朋友、邻居之间的关系多是一种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有一道无法弥合的悲剧性鸿沟。

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形而上学地夸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而且对人际关系的认识缺乏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却是一种客观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指出，在人类历史活动中，“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无数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产生了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四边形”。但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这种悲剧性冲突是没有意义的，并没有对人类存在的价值表示怀疑，而是认为，正是这些冲突，“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马克思主义对人与人之间的悲剧性对抗，作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四) 人与自我的悲剧性冲突。人的自我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系列的内在矛盾构成了人的本质。人既是一种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体的存在，又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既是一种生理的存在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既是一种共时的存在又是一种历时的存在，因而人的自我充满了各种内在的矛盾。灵与肉、情与理、义与利相互对立、相互冲突，一旦这种冲突达到一定的强度，互不妥协和调和，那么就会带给人巨大的心灵痛苦，形成一种心理悲剧，这种悲剧有时会发展到令人痛不欲生的程度。

对人性内部神性和兽性的分裂，人类早就有深刻的意识。而精神分析学则对这种人格分裂作出了深层心理学的分析。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代表本能的欲望，它遵循快乐原则行动，自我代表理性的控制，它遵循现实原则行动，而超我则代表社会的道德，它遵循伦理原则行动。自我作为人格的中心，一方面它要满足本我的欲求，另一方面又必须接受超我的监督，而这一切又只能在现实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因而，自我处在本我、超我和现实的三面夹击中，仿佛一仆三主，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有时这三者都各执一端，相互冲撞，自我就成为一片刀光剑影的战场，从而使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灵痛苦，这种痛苦，特别是在时代的转折时期，在文化的交汇点上，往往特别强烈。精神分析对人格内部的分裂性和矛盾性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内在悲剧命运。

总之，人类的发展至今还处于一个“史前”时期，“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①只要人类还不能根本克服目的与手段、个体与人类、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的对立，没有完成自由与必然的真正统一，人类就不能避免悲剧境遇，不能获得人性的真正解放和个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